



◎凤歌
著

【肆】
龙游卷

团结出版社

思 山 月

果朋生女

【肆】

龙游卷

风歌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·龙游卷 / 凤歌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
2005.10

ISBN 7-80214-045-5

I. 昆... II. 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6891 号

责任编辑: 赵真一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话: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(总编室) 65244792(编辑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pree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5.75

字数: 200 千字

印数: 1-10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10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5 年 10 月 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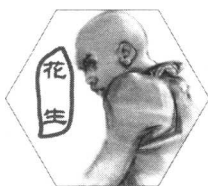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 ISBN 7-80214-045-5/I · 91

定价: 20.0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人物谱

人物



梁萧

依旧聪明绝顶,依旧气夺千军,然而,历经重重剧变,已是锋芒内敛,沉稳了许多。

武功:三才归元掌;归藏剑;紫府元宗

兵器:竹剑

花晓霜

昔日多愁多病身,今日济世女菩萨,白衣白驴,让人观之忘俗。历经磨难,终与梁萧重聚,但不知能否长相厮守。

武功:云掌风袖;暗香拳

坐骑:快雪

宝物:青杏卷

花生

九如曾说:“说到惫懒无赖,和尚只算得第二……天下第一么,便是和尚那个不争气的徒弟了。”说的便是花生。

武功:三十二法相;大金刚神力

兵器:铜皮铁骨

贺陀罗

邪派大高手。身负古瑜伽神功,周身内劲有如狂蛇。驻颜有术,看起来比他的儿子还要面嫩。

武功:破坏神之蛇;虚空动

兵器:般若锋;鸟笛

前情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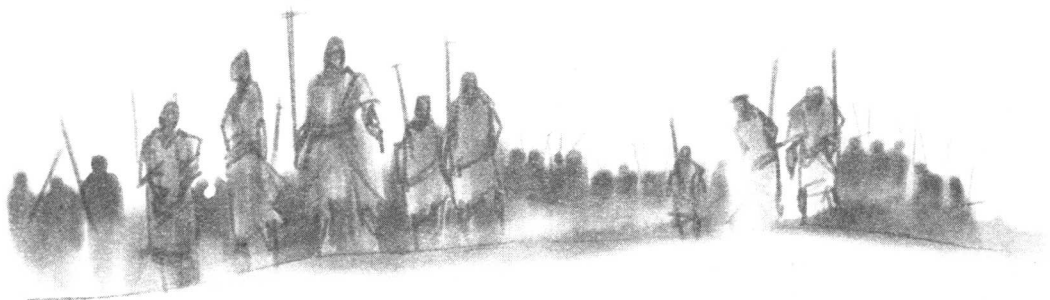
为躲避仇家追杀，梁萧和阿雪一路逃到华山，得女冠了情相救，了情实为公羊羽昔年情人。将公羊羽的绝学“归藏剑”传于梁萧，梁萧在练剑过程中，遇上一遗遁儒生，与之斗剑，后来得知此人便是公羊羽。此时萧千绝也赶来华山，两大高手一场大战，毁了阴阳球，但赋予梁萧一身惊人内功。

阿雪与梁萧隐居华山，结识汉人少年赵三狗等人和蒙古少年土土哈，不想南征风烟骤起，梁萧为了保护朋友，加入元军运粮队伍，押运途中却遭到了云殊带领的南朝豪杰袭击，赵三狗阵亡，阿雪遭到凌虐，梁萧一怒之下，发出灭宋誓言，在襄阳城下，梁萧显露了万人敌的气魄，成为元军阵营中叱咤风云的大将，与云殊等宋将斗智斗勇，古代高科技层出不穷。最终，襄阳城破，梁萧亦是声威大震，然而，面对生灵涂炭，梁萧开始反思战争。

contents



223	208	195	181	152	134	114	99	77	64	52	19	1
花中圣哲	佳人为注	旧爱难泯	见花生佛	暗香浮动	群魔乱舞	杏林医隐	无法无相	魂断钱塘	西塞龙吟	谁胜谁败	蛇啸雀来	石公山头





一二七五年七月，宋度宗赵禔病故于临安。同年，贾似道立年仅四岁的赵昀为帝，一手把持朝政，封锁前方讯息，一时间大宋朝野惶惶，风雨飘摇。伯颜得细作禀报，心知时机成熟，率大军二十万，顺汉水而下。其间靳飞、云殊屡兴义军，但宋军将庸兵弱，义军纵然拼死作战，也是杯水车薪，不能济事。

当年冬天，元军渡过长江，夹江而进。大宋兵部尚书吕师夔，殿前指挥史范文虎等重臣大将纷纷投降，献媚取宠，丑态百出。

襄樊陷落，贾似道始终封锁消息，不料前方一败涂地，再也掩盖不住。消息传到临安，大宋举朝震惊，力邀贾似道亲征退敌。贾似道被逼无奈，命夏贵为副帅，统领水陆大军二十万，战船三千余艘，逆江西进，与元军交战于鲁港。

两军对决，十余万元军齐声发喊，如江上惊雷，顺流而下。宋人陆上兵马虽弱，但精熟水战，逆流奋击。双方久战未决，夏贵心中发虚，忽趁众人不



觉，掉船便逃。

这时候，贾似道搂着酒杯，正靠着爱妾香肩观战。他对军阵一窍不通，看见双方厮杀激烈，也不知谁胜谁负，乍见夏贵经过帅船，忙叫道：“胜了么？”夏贵嚷道：“抵不住啦！”贾似道大惊，他本就是泼皮出身，此时再也不顾斯文，跳脚大骂道：“贼厮鸟，也不早说？”匆匆拉着爱妾，扑通一声，跳上早已备好的快船，咬着夏贵的屁股，一前一后，飞也似去了。

此时有人瞧见正副统帅先后走脱，惊叫起来，前方宋军闻声，斗志烟消。军中将领纷纷逃走，一时间，宋军自相冲撞，乱成一团。元人趁势进击，宋军兵败如山，降者十余万，粮草辎重尽皆失落。

鲁港败绩传到临安，大宋朝野怒不可遏。谢太后命将贾似道革职拿办，流放循州。此时贾似道众叛亲离，束手就擒，押解中途为官差所杀。

这一战之后，江淮宋军斗志全无，或逃或降，鲜有抵抗。元军兵分三路，梁萧沿江南东进，不日抵达京口，忽得伯颜将令，命他返回扬州。

抵达扬州，伯颜召集诸将，集于中军大帐。伯颜神色阴沉，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命征宋大军暂停南下，准备西巡。”梁萧奇道：“为何西巡？不打大宋了么？”

阿术沉着脸道：“西北出乱子了！窝阔台的孙子，叶密立的海都趁我大军南征，西北空虚，纠集西北诸王，在塔那思河边结盟，认为圣上施行‘汉法’，践踏了太祖遗训。诸大叛王集结铁骑二十余万，以海都为首，越过了阿尔泰山，直逼旧都和林。”

伯颜皱眉道：“海都足智多谋，善于用兵，乃是圣上的劲敌。圣上如今犹豫难决，让人传话说：‘朕两度攻打大宋，两度无功而返，眼看伯颜此次便要成功，海都又来生事，若为南方沼泽之地，丢了北方大好基业，好比得了羊，丢了牛，得不偿失。’是以命我与宋廷议和，划江而治。”

阿术扬声道：“宋人连番惨败，军无战心，正是用兵之时！若与宋人议和，让他们缓过气来，来日攻打难上十倍。海都兵马虽众，但西北诸王其心不一。依我看，只需精兵数万，足可遏其锋芒，何必调动南征兵马？”

伯颜颌首道：“阿术，我与你念头一般！如今我前往大都，设法说服圣

上。我不在军中，你代行主帅之责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，“梁萧。”梁萧应声而起，伯颜道：“我命你为水陆兵马大总管，辅佐阿术，统领大军。”梁萧应了，伯颜又叮嘱一番，遣散众将，趁夜赶往大都。

是夜梁萧扎营瓜州，营盘方定，闻报郭守敬求见，心中大喜，出帐相迎。二人久别重逢，握手寒暄一阵，郭守敬笑道：“梁大人，郭某此次特来辞行的。”梁萧问道：“要回大都么？”郭守敬道：“如今大军驻扎不前，我也不再建水站，加之今年黄河水又涨得厉害，颇有泛滥之势，圣上召我北还，拟议疏河泄洪。”

梁萧叹道：“干戈未平，水患又起，这天下真是纷扰不息啊！”郭守敬也叹道：“所谓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天下的纷扰，总是无穷无尽的！”二人各怀心事，捧茶默然。阿雪立在一旁，见二人神色忽转沉重，心中奇怪：“方才还有说有笑，怎又突然不高兴啦？”

郭守敬又道：“梁将军，郭某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？”梁萧道：“郭大人无须客气。”郭守敬扶案而起，叹道：“将军一身经天纬地之才，用于征战杀戮，不觉得可惜了么？”梁萧听得一愣。郭守敬望了望阿雪，口唇微张，欲言又止。梁萧摆手道：“此间并无外人，郭大人有话直说。”

郭守敬点了点头，正色道：“梁将军非同俗流，郭某也就不妨直言了。”他站起身来，负手走了几步，望着帐外晴空，缓缓道：“圣上承父祖霸业，雄心勃勃，欲要包举四海，创立百世不易之功；梁将军韬略过人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功勋赫赫。只不过，常言说得好：‘自古无千年之国’，就算大元一统，又挨得多少年光阴呢？”他转过头来，目光如炬，“试问数百年后，煌煌史册，又以将军为何人呢？将军百年之后，留与后世以何物呢？”

梁萧不料他突然说出这番话来，心中奇怪，说道：“常言道：‘人死万事空。’身后之事，哪管得了许多？”郭守敬摇头道：“郭某以为，此言大大不妥。世上虽无千年之国，却有存留千年的物事，只看将军是否有志于此了？”

梁萧心头一动，脱口道：“莫非朝廷要重修历法？”郭守敬拍手笑道：“将军真乃解人。自祖冲之制《大明历》以来，历经数百年，未有多少改进。缘由有二：一则测量地域不广；二则数术上有不可逾越的难关。如今天下一统在望，





大元疆域之广，必当远超汉唐。圣上有心于各地设立天文台，观测日月，重修一部新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但见梁萧侧耳倾听，知他动心，微微笑道，“将军算术之精独步当今，若能与郭某携手完成新历，当为天下黎民之幸，足可遗惠百世之人！”

梁萧向日被困于“天圆地方洞”，便有推创新历、压倒前人之想。只是这等大事，实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。数年来他迭经变故，这念头却从未断过，反而一日比一日炽烈，听郭守敬一说，不由激动起来，起身踱了十数步，忽地黯然叹道：“可惜我军务缠身，难以他顾。”

郭守敬笑道：“这个不急！郭某想过了，此次测量北至钦察汗国，西至伊儿汗国，东至高丽，南至琼州。琼州等地隶属大宋，故而，大宋未灭，此事无从谈起。这次返回大都，我便向皇上推举将军主持太史局，监修历法，只不过届时将军放得下手中赫赫兵权、滔天富贵么？”梁萧冷笑道：“与编修历法相比，打仗算什么，富贵又算什么？”

郭守敬惊喜莫名，大笑道：“郭某果然没看错，梁将军正是我道中人！”梁萧道：“待军事告一段落，我便去大都会合大人。”郭守敬伸出手掌，笑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梁萧一笑，也伸出手掌，两人击掌三次，相对大笑。

到了晚饭时分，阿雪整治了六样小菜，一壶果酒。梁萧与郭守敬把盏纵论，分外投机。说到兴起处，梁萧道：“若要改进《大明历》，需得在这五处下功夫：一为太阳盈缩，二为月行疾迟，三为黄赤道差，四为黄赤道内外度，五为白道交周……”他谈得兴起，郭守敬听得眉开眼笑。两人各以手指蘸取酒水，在桌上涂画天文算法，描绘天文仪器，说到入神处，竟然忘了吃喝，阿雪忍不住出声提醒，二人方才作罢。

用过酒饭，两人兴致仍浓，联床夜话，一宿未眠。到得次日，郭守敬告辞北还，梁萧前往相送。他望着郭守敬人马背影，心中惆怅不已：“郭大人心愿得偿，一举脱出军伍，潜心整治水利、编修历法。但我还得与这些宋军纠缠厮杀，端地叫人气闷。唉，只愿这一战之后，千秋万代，永无战争，容我与郭大人创建历法，图画山川，治理百艺，经营农桑，缔造出一个古今未有的煌煌盛世来。”他与郭守敬一席长谈，眼界陡开，所谋更为远大。但此时天下未定，天文

历法、水利机械俱是空谈，惆怅之余，又觉无可奈何。

宋德祐元年五月，宋廷得知元人西北危急，丞相陈宜中毅然斩杀元朝议和使节，上奏谢太后，誓言夺回两淮。谢太后凤颜大悦，命张世杰执掌三军帅印，聚集舟舰万余艘，与靳飞合军一处，号称水陆二十万，进围京口；李庭芝则率步骑五万出扬州，进击阿术。当此存亡之际，大宋一扫奸佞妖氛，精兵良将会聚淮东，欲与元军决一死战。

宋人来势猛烈，京口守备土土哈连连告急。梁萧率军渡江，进抵京口；同月，元军诸将陆续会集。宋元两军对峙于焦山，战舰数万，阻江断流。

尚未交战，宋军降将范文虎面见阿术道：“此去二十里有石公山，登山一望，宋军阵势当尽收眼底。”阿术大喜，携军中大将往石公山观敌。

石公山耸峙江畔，山高百仞。元军诸将登顶而望，只见大江阔远，烟水苍茫，金山、焦山双峰遥峙，宋军战船千万，于两山之间不时往来，阵势似方非方、似圆非圆，十船一队结成方阵，颇为紧密。

梁萧默察宋阵，忽道：“不妥！”阿术奇道：“如何不妥？”

只听梁萧娓娓道来：“宋军摆了个奇特阵势。此阵名叫‘天地玄黄阵’，十船一队，居中结成五阵，合以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岳之位；五岳内外夹杂九阵，法于邹衍九州之数：晨土东南神州，深土正南邛州，滔土西南戎州，并土正西并州，白土正中冀州，肥土西北柱州，成土北方玄州，隐土东北咸州，信土正东阳州，这十四阵相生相衍，结成后土之象。”

众人循其指点，果见宋阵内隐隐分作十四块，不由暗暗称奇。

梁萧又指宋军外阵道：“后土阵外有玄天阵，又分化为二十四小阵，合以二十四节气之数：立春雨水，惊蛰春分，清明谷雨，立夏小满……”他一边述说，一面指出二十四阵方位。

“玄天阵合于周天节气，后土阵合于八方地理，本也不难把握，但若天地交泰，则变化无穷，难以应对。据我所知，此阵早已失传，当初我也只得残简。不过残简中有言：‘此阵囊括天地，吞吐日月，御千万之兵如拈一芥，进退裕如，破无可破。’”





阿术听得神色一变，还未说话，忽听有人哈哈笑道：“晦气晦气，大好江山却无人会赏，只得野狗一群，在此嚎东嚎西！”

众将一惊，回头瞧去，忽见光溜溜的大石上，坐着一个邈邈儒生，对着浩浩大江把酒临风、意态潇洒。梁萧心中一喜，向那儒生拱手笑道：“公羊先生，许久不见，怎地见面便骂人呢？”

众将心中诧异：“梁萧怎认得他？山下有精兵四面把守，此人又是如何上来的？”

却听公羊羽淡然道：“我自骂野狗，哪里又骂人了？”众将听出嘲意，无不大怒。

梁萧心念一动，扬声道：“你是云殊的师父？”公羊羽瞥他一眼，道：“那又如何？”梁萧面色发白，点头叹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公羊羽冷笑道：“你明白个屁。”他嘿嘿一笑，目视大江，举手拍打石块，长吟道：“天地本无际，南北竟谁分？楼前多景，中原一恨杳难论！却似长江万里，忽有孤山两点，点破水晶盆，为借鞭霆力，驱去附昆仑！望淮阴，兵冶处，俨然存！看来天意，止欠士雅与刘琨，三拊当时顽石，唤醒隆中一老，细与酌芳尊，孟夏正须雨，一洗北尘昏！”

阿术听得奇怪，强自收摄心神，低声问水军总管张弘范道：“他所唱的什么曲子？”张弘范颇通诗词，小声应道：“这曲子说的是：江山壮美，我要像祖逖、刘琨一样驱逐胡虏，如诸葛孔明一般北伐中原。”

阿术面色一沉，以汉话叫道：“足下是谁？”公羊羽瞧他一眼，笑道：“你问我是谁？哈，我朝游南海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，三上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”

众亲兵早已忍耐不住，飞身欲扑，哪知方才举刀，便觉浑身一麻，动弹不得。诗句尚未念完，十余个亲兵早已张口怒目，犹如木塑泥雕，一个接一个定在当场。

公羊羽大袖一垂，笑道：“阿术，你道我是谁？”这诗是吕洞宾所作，公羊羽随口引来，本是以风流神仙自况，阿术不解其意，却觉眼前这般诡异之事从未见过，一时背脊生寒，喝道：“大伙儿当心。这酸丁会妖法！”



众将一惊，回头瞧去，忽见光溜溜的大石上，坐着一个邈邈儒生，对着浩浩大江把酒临风、意态潇洒。



公羊羽吓了一声道：“分明是仙术，你却说是妖法。唉，人说鞑子蠢如牛马，果然不假，跟你说话，真叫对牛弹琴！无趣，无趣。”

阿术定了定神，沉声道：“闲话少说，足下到底有何贵干？”公羊羽笑嘻嘻道：“区区穷困潦倒，贵干是不敢当的。所干的不过是下九流的勾当。李太白曾有言：‘天地赌一掷，未能忘战争。’我这次来，只想和你们那个鸟皇帝忽必烈天南地北，赌上一局？”

阿术只觉此人言辞古怪难懂，心忖道：“遇上这等大刺客，惟有走一步算一步，跟他多说话，拖延时间。”当即道，“好啊，足下要怎么赌？”

公羊羽拍手笑道：“果然是对牛弹琴！所谓天地赌一掷，当然是掷骰子了。赌注么？便就是这天这地。不过赌徒有了，赌注有了，骰子也不能少！”说罢从身边提起一个布囊，随手一抖，布囊中咕咚滚出一颗人头来。

阿术看清那人头容貌，脸色一变，失声道：“燕铁木儿！”公羊羽笑道：“敢情这家伙叫这个名儿。我瞧他在马上耀武扬威，便顺手牵来他这脑袋。”他嘻嘻一笑，指着人头道，“这算我第一个骰子吧。听说他是劳什子马军万夫长，是以算作三点。”

燕铁木儿乃是元军万户，骁勇善战，如今却身首分离。一时间，众将均生出兔死狐悲之感。

阿术身为大将，自然不能示弱，冷冷一笑，扬声道：“万夫长是三点骰子，本帅想必就是六点了。”

公羊羽大指一翘，笑道：“果真是三军统帅，大有自知之明。可惜，六点只有一个，掷不出六六大顺、至尊豹子。不过，天幸还有三位总管。这姓梁的小兔崽子是兵马大总管，算为五点。陆军总管阿刺罕算四点，水军总管张弘范算四点。参议政事董文炳带兵不多，官品尚可，好歹也算四点，至于这个范文虎么，卖国求荣，败类中的败类，算一点都抬举他了，拿来作骰子，没来由脏了老子的手。”范文虎被他骂得狗血淋头，面带怒容，内心却是窃喜不已。

此时日未中天，江水如带，远景旷夷，本来十分写意。但这小小的石公山顶，气氛却凝如铅铁。公羊羽始终笑容不改，便如赴会清谈。但他越是谈笑风生，诸将便越觉喘不过气来。他们平日号令千军万马，手握无数人的性命，生

杀予夺，为所欲为，但如这般身为鱼肉、任人宰割，却是从未有过。

公羊羽手拈胡须，又笑道：“赌徒赌徒，非三即六。穷酸我方才手风不顺，只掷了个三点，敢问诸位，穷酸下一回掷个什么点数才好？”目光扫过诸将，竟无一人出列。

公羊羽冷冷一笑，正要讥讽，忽见梁萧足不点地般越众而出，挥手在一名亲兵背上拍落。那人四肢乱舞，穴道顿解。只见梁萧在人堆里左一穿，右一穿，身若蝶飞，掌如电闪，眨眼工夫，那十余亲兵前仰后合、手挥足舞，尽又活动开来。

梁萧身形一敛，足下不丁不八，淡然道：“公羊先生请了！”

公羊羽脸上青气一闪而过，口中却笑嘻嘻道：“五点么，好得很。”他右掌一扬，徐徐拍向梁萧胸际，梁萧但觉他掌风凝若实质，不能不接，谁料挥掌一挡，胸中便气血如沸，不由得倒退三步。后方一名亲兵不知好歹，抢上扶他，怎料指尖才碰上他背，便有巨力涌来，将他抛得飞出六丈，一个筋斗落下悬崖，一声凄厉惨呼，遥遥传至。

公羊羽不待梁萧站定，一闪身已到 he 头顶，大笑道：“小兔崽子，再接老子一掌！”梁萧哪敢再接，长剑出鞘，直奔公羊羽胸腹。公羊羽哼了一声，袖里青螭剑破空而出，剑如薄纸，曲直无方，宛如群蛇攒动，刺向梁萧周身要害。

顷刻间，二人剑若飞电，乍起乍落拆了五招，出招虽快，剑身却无半点交接，看似各舞各的，实则无不是批亢捣虚的杀招。梁萧精进虽速，与公羊羽相较起来，仍是相形见绌，迭经奇险。

公羊羽见他接下自己五记杀手，又觉吃惊，又是难过：“此子假以时日，如何不成一代宗师？可恨他助纣为虐，武功越强，越是祸害，若不将他铲除，不知还要害死多少宋人？”

他一念及此，心肠复转刚硬，长剑一疾，刺到梁萧面门。梁萧向后一纵，忽觉足底踏空，心头大惊：“糟糕！后面是悬崖了！”才要止住去势，公羊羽剑势如风，扑面而来。

在众人惊呼声中，梁萧身形后仰，坠落悬崖，但他情急生智，忽觑着崖壁缝隙，奋力运剑刺入。只听“呛啷”一声，梁萧一手捉剑，身子悬空，随着浩荡





江风，摇晃不已。公羊羽暂不追击，拈须笑道：“这招‘猴子上吊’，使得妙极！”梁萧自知难免一死，索性扬声道：“好啊，你使招‘野狗吃屎’来刺我啊！”

他所在方位甚低，公羊羽心道：“若然刺他，必然俯身，形如野狗匍匐，岂非中了他言语。”正自犹疑问，忽听背后风响，众亲兵挥刀扑来。公羊羽转身一掌，扫翻四个，兵士们悚然止步。

却听阿术喝道：“后退者斩！”他军令如山，无人违抗，亲兵们纷纷拼死上前。

公羊羽笑道：“虾兵蟹将，一点都不算，若是掷出来，老子岂不大亏特亏，输之不及。”他软剑嗖地缩回袖间，阿术忽觉眼前一花，已被公羊羽抓住心口，擎在手里。

那公羊羽哈哈笑道：“你口口声声叫人送死，自个儿的本领却也稀松得很。”诸将眼见主帅被制，无不失色。

梁萧得了隙，一抖手，拔剑翻上悬崖，半空中沉喝一声，剑行“涣剑道”。涣者巽上坎下，宛若狂风吹雨，向公羊羽背后洒落。

公羊羽本是故意放他上来，见势笑道：“来得好。”抓住阿术背心，将他当作盾牌迎上梁萧的长剑。谁知梁萧剑势不止，刷刷刷一连六剑，剑身被他内力逼成弧形，每一剑均贴着阿术的鼻脸腰身掠过。诸将瞧得惊心动魄，齐喊道：“梁萧，你疯了么？”梁萧只不作声。他剑法拿捏精微，看似挥剑乱刺，但决计不会伤着阿术，只是不时绕过阿术身子，刺向公羊羽。阿术知他心意，是以剑锋掠过额际，也是目不交睫、面色如常。

公羊羽瞧他二人一个超然自信，纵剑抢攻；一个坦然受之，托以性命，以他生平自负，心头也掠过一丝寒意：“元人有此将帅，无怪所向披靡。出剑者固然艺高胆大，但受剑之人任凭长剑加身、面色不改，更是了得。”

他想到此处，忍不住起了爱才之念，将阿术拉在一旁，忽地伸指拈住梁萧剑尖，一压一弹。梁萧只觉一股热流从虎口直蹿上来，半条手臂似乎被火烧灼一般，匆忙收剑后跃。

公羊羽朗声笑道：“泰山崩于前，猛虎蹶于后，其色不变。你这靴子元帅，定力倒也不错。好，梁萧，你我二人一个对一个，再赌一回，就赌这平章阿术

的性命。你胜了，我饶他不死，你败了，须得自裁以谢。”

梁萧自知无法逼公羊羽放人，双眉一挑，道：“好！先生请说！”阿术心头一热，甚为感动。

公羊羽一时兴起，立下赌约，话一出口，又觉后悔：“今时不同往日，稍有不慎，大宋休矣。虽说当年我立下誓约，不问大宋兴亡，但毕竟是气话。文靖那小子说得不错：朝廷无能，百姓何辜？今日此时，老夫决不能容这些鞑子大将活着走下山去。”

他心意已决，微微笑道：“好，你便猜猜，我手里这平章阿术，是死的还是活的？”梁萧一愣，心道：“自然是活的。”

他正要出口，忽又惊悟：“不对，阿术的死活，尽皆操于他手，自己有输无赢。我猜活的，他掌力一吐，阿术没命，我非得自尽；我猜死的，公羊羽若让阿术活着，而我则非死不可。”想到此处，他不由怔在当场。

公羊羽暗笑道：“这小子却不肯上当。要么他答个‘活’字，我便可大发利市，赚齐五六两点。”当即冷笑道，“小子，你还没想好么？我数到三，你再不猜出，便算是输。听好了，一……”梁萧脸色发白，仍没出声。

公羊羽笑道：“二！”正要道三，忽听有人冷声道：“我猜是活的。”

那话声虽不响亮，但阴沉沉闷雷也似，震人耳鼓。公羊羽心头一凛，侧目望去，只见萧千绝黑衣飘飘，卓立在一块山石之上。

公羊羽脸色微变，哈哈笑道：“老怪物，怕是你猜错了。”他掌力未吐，背后一股腥风忽地猛压过来，公羊羽青螭剑反手刺出，顿听得虎吼如雷。就在他心神倏分的当儿，萧千绝晃身抢到，挥掌按在阿术肩头，一道内力透肩而过，撞中公羊羽掌心。公羊羽前后受敌，应接不暇，手腕一热，竟被萧千绝无俦内劲撞得脱手，欲要再抓，萧千绝已提着阿术飘退丈余，傲然道：“老穷酸，你说谁猜错了？”

公羊羽哼了一声，侧眼望去，只见那头黑虎三爪踞地，龇牙怒啸，还有一爪不停刨土，爪上剑痕宛然，鲜血淋漓，不由暗生恼怒：“好畜生，坏我大事。”众将瞧这一人一兽凭空钻出，无不奇。梁萧盯着萧千绝，握剑的手发起抖来。

